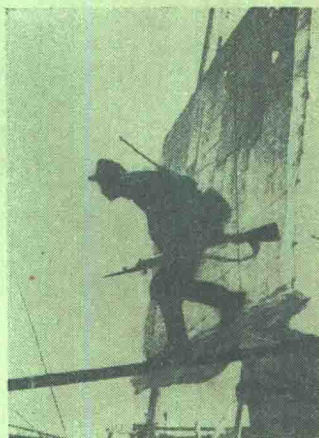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上海練兵記

著 夫 戴

工人出版社印行



上海練兵記

上海練兵記

作者 戴夫
印行者 工人出版社

北京西總布胡同卅號
電報掛號 二三七三

一九五〇年九月北京第一版

• 印 翻 許 不 •

[82]1—10000

十二月二十五日

今天李軍長在軍黨委擴大會議上做了報告。他一講完目前形勢，便提出我軍新的任務。我們就要配合××軍及瓊崖縱隊，跨海南征，執行解放海南島的任務了。

這是一個光榮而偉大的任務。我們從北京南下最早，而作戰任務則結束最晚；路走得最多，仗打得最多，消滅敵人多，任務擔負得重，因而對人民解放事業的貢獻也相對的增大。這是我軍的光榮，也是我們每一同志個人的光榮，『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』，現在我們就要打這『到底』的最後一仗了。

海南島的敵人比較薄弱，番號雖有四個正規軍，一個獨立師，三個保安旅，

一個警衛團，一個要塞守備隊，但都是些殘兵敗將，總共還不到十萬多人。海岸纔有兩千多里長，敵人這樣薄弱，對我們是防不勝防的。在島上，瓊縱現已編成三個總隊，他們的戰鬥力並不很弱，能够做到一次殲滅敵人一個營。瓊州海峽不算很寬，如遇順風，帆船只須五小時，汽船只須三小時，便可從北岸到達南岸；就是稍微灣一點路，帆船一黑夜也一定可以到達了——這和膠東半島距離長山列島差不多遠。只要有準備，我們兩個軍在敵前並肩齊進，瓊縱三個總隊在敵後從中策應，敵人一定無法抵擋，我們的勝利是有絕對的把握的。

然而我們的任務還是十分艱鉅，我們的困難仍然很多。我們沒有制海權與制空權；船隻雖可以搜集到一些，但數量不足，質量太差，可以說我們並沒有什麼渡海的物質保證；而且陸軍海戰也的確是一個新的問題，我們海上作戰的經驗是太少了，簡直可以說一點都沒有。我們要完成這一任務，首先必須克服這一切困難。

從松花江到瓊州海峽，過去無數的困難都被我們克服，目前的困難我們同樣有信心可以克服。十七大隊早已先期南下，去掃清海岸綫上的敵人；那裏的敵

人肅清了，全軍在海岸上展開來，我們就要進行海上練兵了。

練什麼和怎樣練，現在還很模糊。但革命工作都是在黨的領導與同志們的努力中摸索着前進的，我們一定可以獲得預期的成績。

十二月二十七日

前方戰事進展十分順利，真是名符其實的掃蕩戰；我們部隊走到那裏，那裏就獲得勝利——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部隊十分強大，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前方的羣衆條件太好了。

「八二」奔襲湛江，在將近麻章十餘里地的一個小村落裏，就曾發生過這樣一個動人的場面：遠遠看到公路兩旁有着黑壓壓的一羣人在忙亂，同志們以為發生了什麼事情；走近去看，才知道原來是當地人民出來勞軍的；他們準備了甘蔗、糖豆、熱紅薯、糯米粥，在大路上等待着大軍。部隊一到，老公公、老婆婆、小弟弟、小妹妹，馬上便一窩蜂地擁擠上來。他們把準備好了的禮物往戰士

們的手裏送，而戰士們又堅持『三大紀律，八項注意』堅決不收。於是羣衆和軍隊就糾纏不清起來：糖果塞進軍裝袋裏，甘蔗插在運輸員的擔子上，炊事員的鍋裏被倒進熱紅薯，戰士腰皮帶上的茶缸子裏給灌滿了粥，並且因爲你推我讓，糖果甘蔗被撒落到地上，有的紅薯被擠扁了，許多茶缸子則從邊沿上滴下粥來。……

機砲連通過的時候，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公公，正哆哆嗦嗦地挑着一擔熟地瓜趕來，他看見七班長從他面前經過，便隨手拿起兩個大紅薯來遞給他。七班長不收，老公公順手把地瓜往他皮帶上一塞，轉身便又找第二個對象去了。

一個十多歲的小姑娘抱着一捆甘蔗在追三排副，三排副和她開頑笑，拿了她一根甘蔗。小姑娘天真地笑了。他又把甘蔗還給她，她便噘着小嘴不高興起來，幾乎要哭了。弄得三排副一時下不來台，只好表現得非常愉快地要了她一根甘蔗。

人民軍隊一獲得人民的關懷和熱愛，力量就更加強大了。部隊從發狂地擁擠着的人羣中通過，此起彼落地喊出粗壯而有力的口號。其中喊得最多，也喊得最

響亮的一個便是：

『多打勝仗，多捉俘虜，用行動來回答人民的關懷。』

這些事實，更是有目的地教育了較落後的同志。三連劉書同同志是常愛犯些小紀律的，可是這回他說：『過去我總認為南方老百姓不好，現在我才知道是我錯了。』在西進戰役中剛解放來的劉紹華同志也說：『要是國民黨軍隊，老百姓早跑光了，共產黨和國民黨就是不一個樣。』

十二月二十九日

革命戰爭是一個大鎔爐，部隊在戰爭中贏得了勝利，個人在戰爭中也贏得了進步。

十八大隊展開評功，地主成份，又是解放來的戰士劉健同志，不但立了兩小功，而且還改變了成份，當了副班長。

劉健同志原來是在遼西會戰中解放過來的。他是湖南人，一解放就被補充到

『九一』二連當戰士。因爲是解放來的，又因爲是地主成份，他一直幹不起勁。入關時時常掉隊；在北平外圍時假裝積極，別人不知道，還選他當了軍人會的委員。南下時他想：『這一下可以開小差回家了！』情緒上就不平靜起來，經過班排長幾次談話，他這才稍有轉變。但當過了長江，在三都附近駐紮時，因爲受到房東女兒的拉攏，他又想開小差了。指導員看出他的心思又和他談了幾次話，向他指出一切都是可以改變的，地主成份只要努力，同樣可以進步，在解放軍裏同樣有光明的前途。

『你要仔細考慮考慮，』指導員對他說：『從東北到江南，你已有了一頁光榮的歷史，可不要一時糊塗，把過去的光榮賬一筆勾銷！』

他想着指導員的話的確是個理。全中國都在進步，個人跑回家去顯然也是無福可享的；而且部隊中確實也有許多地主成份的同志是進步了，還有不少的改變了成份，入了黨，當了幹部。他想，既然上級對自己是這樣關心，開小差將來非後悔不可。於是腦子裏激烈鬥爭了一個黑夜，第二天他便找着指導員說：

『指導員，你放心吧，我堅決跟着共產黨走了！』

從此他就真正積極起來，在班裏什麼都搶着去幹。從萬載出發到廣州，他還立了一小功，參加了慶功會。在慶功會上他曾向大家下決心說：

『今後我要更加努力，功上加功，決不辜負上級對我的培養。』

在西進戰役追殲白匪中，他實踐了他的諾言。每天行軍百餘里，他光着腳爬山從不叫苦，還幫助體弱的同志背東西。某次敵人潰敗，他班落在全連的後邊。敵人是一碰就垮，但大家都累了，指導員喊聲『有勁的同志就追上去』，他聽了腳一帶勁，便搶到前邊，趕上走在最前頭的第二班，參加了該班的突擊組，在連長指揮下搶佔了一個山頭。——在整個戰役中，他這樣的行動不只表現了一次。

這次在評功會上，他回憶了往事，又表達了他的決心。

『我的進步是共產黨培養的，但我的進步還很慢，趕不上革命形勢的需要。今後我的決心計劃是：一、響應上級號召，堅決執行命令；二、虛心學習，更求進步；三、丟掉個人主義的包袱，決不胡思亂想；四、工作帶頭，服從領導，幫助同志們提高文化。』

大家都覺得他的決心很好，大可以幫助他在解放海南島的戰役中繼續進步。

一月一日

恰逢西進戰役結束不久，既忙着評功慶功，又忙着進行渡海動員，今年這年，在物質生活上的確不如往年過得好。

然而戰士們的情緒還是很高。『七一』三營在昨天——除夕的晚上，開了一個回憶晚會，就充分證明了這一事實。

張德勝、王守義、史長泰——三個戰士興奮地指劃着解放戰爭的形勢圖向大家說：

『去年我們在北京城外過年，今年過年我們已來在雷州半島。去年這時這張地圖只紅了一半，今年這時這張地圖幾乎整張都變紅了，只剩下西藏、海南島與台灣這三兩個白點子。沒有問題，這三個地方一定也會很快解放！』

戰士們並不是不知道解放海南島有困難，然而去年一年從北京南下，一直打到雷州半島，行程萬里，踏遍六個省份的土地，翻過無數山，淌過無數河，在日

晒、雨淋、飢餓、疾病中作戰，無數的困難都克服了，對於當前的困難，他們同樣有信心有力量可以克服。

『我們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！』姜樹芸同志在晚會上回憶了一年來的勝利以後，得出結論向大家說：『也沒有消滅不了的敵人。』

渡海是一個新問題，然而許多戰士都說：

『我們要在渡海作戰中創造新的奇蹟！』

他們也知道大陸上的敵人已經完全消滅，許多兄弟部隊都已轉入和平建設了。然而大家都認為解放海南島，打這最後一仗，是最為光榮的事情。

『林司令員教我們去解放海南島，』戰士聶金銘同志說：『這就是他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完成這個又光榮又偉大的任務。』

『我們參加遼西會戰，完全解放了東北；』班長劉鳳君同志回憶說：『又參加了粵桂邊大追殲戰，完全解決了中國大陸上的敵人。這次我們又參加解放海南島，這是很光榮的。全國人民都知道我們的功績，將來有人記載下來，在我們個人也是一輩子的光榮。』

戰士楊林同志，南下以來在每次戰役裏都立了功，他親身體驗到做一個人民功臣的光榮，因此他說：

『我真正感到了人民功臣的光榮，這次解放海南島，我一定要爭取立大功，把立功喜報郵回家去。』

九連七班過去一年曾接連榮獲『光榮班』、『模範班』、『南進健康班』三個稱號，全班同志在回憶晚會上欣賞光榮證，曲連富同志忽然站起來表示決心說：

『過去一年，我們所以能够在大陸上很快勝利，這完全是我們毛主席和朱總司令英明領導的結果。有毛主席和朱總司令，我們就一定能够勝利。去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我們天天都在聽他們指揮，今年不管打仗也好，練兵也好，我們一定更要聽指揮，上級教往那裏打，就往那裏打，教怎樣打，就怎樣打。』

解放軍裏的戰士什麼時候都不忘記打仗；即使是在過年，他們也忘記不了要完全殲滅敵人。

一月二日

戰士們有解放海南島的決心，幹部同樣也有解放海南島的決心。敘真同志走訪教導員劉梅村，回來寫了一篇訪問記，題爲從北京帶來的決心，就說明了這一事實。

劉梅村同志是山東廣饒人，抗戰中曾在當地當過村長，還當過游擊小組的隊長。他是率領村裏的青年帶頭參軍，『八一五』以後才隨主力到關外去的。無論是抗日打鬼子，也無論是爭取中國人民的解放，他在戰爭中都會創造過英勇的奇蹟。正因爲這個緣故，他得以當了解放軍的教導員，並被部隊選爲代表，在去年參加了人民政協。他在人民政協中曾和毛主席在一起照過像。回到部隊裏來，他的工作更積極了。在粵桂邊追殲戰中，他的兩隻腳都打了泡，化了膿，然而他還是鼓勵戰士，與戰士們作急行軍競賽。教導員是營級幹部，本來是可以騎牲口的，團參謀長也勸他騎一騎，轉換轉換腳力，但他一直沒有騎；戰士們也都疼他，有

一次要揹他過河，但他拒絕了，還扶着體力弱的一個戰士過了河。敘真同志去訪他，曾向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：

『你是受着什麼樣的一種思想指導，以致能夠表現出這種堅韌精神來呢？』

『在日以繼夜的艱苦追擊戰中，』他微笑地說：『不論是幹部還是戰士，大家都是很累的。八連就有八個同志，因為追的太急，曾經吐血遺血，但他們並沒有拉下一步。當幹部的如果能體貼到戰士的艱苦，他自然不會覺得累的，更何況我還不時想到毛主席。』

他沉思起來，像又想起了毛主席。

『奔襲博白的前一夜，』他又說：『我的兩隻腳打滿了泡，都請衛生員給挑破了。我坐在炕上烤泡，確實覺得很累。但人民政協開會的景像又閃上我的腦幕，我又想起毛主席來。在想像中，我好像看見毛主席站在主席台上，伸出偉大的手，指向我們說：「奮勇前進，徹底消滅反動派，解放全中國！」這樣，我便立刻情緒激動，血液奔騰起來，我完全忘記了艱苦追擊中的疲勞。』

略停一停，他又談起他自己來。

『我是一個莊稼漢，在共產黨的領導與培養下，現在成了戰鬥英雄，又得到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的熱愛，這是我的光榮。我的決心早就從北京帶回來了，我一定堅決執行毛主席與朱總司令的進軍命令。』

勝利使他興奮鼓舞，然而並沒有使他鬆懈鬥志。

『迎接一九五〇年，』他最後說：『接受解放海南島的任務，我一定堅決帶頭，不驕不燥，動員全營同志，加強準備工作，排除海上作戰的困難，發揚英勇頑強的戰鬥精神，保持過去的光榮，創造新的光榮。』

劉梅村同志是我軍幹部的旗幟，他的決心，很可以代表全軍幹部的決心。

一月四日

沿海殘敵業已肅清，敵六十二軍殘部逃向海南島去了。從海南島解放區裏，來了許多地方工作同志與游擊隊員，他們是來幫助我們領航作嚮導的，還帶來了關於海南島的消息。

海南島是中國人民堅強的游擊根據地之一。二十四年以來，我們曾經垮了不少的游擊根據地，但海南島的游擊戰爭，却一天也沒有中斷過。海南島游擊隊最初只有幾個人，現在則已發展到三個總隊了。他們完全解放了一百五十萬人口，並已在三個縣份內進行了土地改革。全島人口一共只有二百五十萬，除已解放一百五十萬，還有五十萬人口的地區是敵我爭奪的游擊區。殘餘蔣匪只佔有五十萬人口，依靠着美援在作垂死的掙扎。大陸上解放戰爭的每一次勝利都鼓舞着島上英勇鬥爭的軍民，從毛主席宣佈中國大陸解放戰爭業已基本結束的那個時候起，他們便日夜遙望着祖國大陸，而以『大軍什麼時候過海來呀』爲彼此見面時的頭一句問話。軍民三五成羣常作這樣的爭論：

『我猜大軍一定在××日渡海，輸了我拿出兩隻雞！』一個老百姓說。

另一個老百姓不同意：

『不，我猜是××日來，輸了我拿三隻鴨！』

『今天是東北風，』一個游擊隊員插進來說：『我看今天大概就要來！』於是其他的人便以爲是真的，猜測起大軍的數目來了：